晉書

二四

翁 斯 圖 書

慕容垂　　　　　　　　御撰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𡙇外以慕郤𡙇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

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和又爲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暐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暐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

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爲山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乱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奪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

相吞有自來矣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
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
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頋不棄湯武之成
蹤追韓信之敗迹乗彼土崩共行天罰斬逆氐復宗祀建中興繼
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千將之柄是却天時
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乱願兄無疑垂曰吾
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国士之
禮毎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
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
君子不怙乱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
黄李根等因讌摴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蒲有神豈虛也
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
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
許之權翼諫曰垂瓜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

人用須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千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毋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氏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乱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

乱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勇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乱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内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内規興復乱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

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
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
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
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
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
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万赴之衆至十餘万丕遣石越討農爲農
所敗斬越於陳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
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以下稱臣凡所封
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
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
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
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
誚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脩前
規終忠貞之節柰何無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

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家国之業与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况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国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与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万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无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无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一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

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万計斯誠陛下神筭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乱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内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覲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敝卒二千盡无兵杖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无淮陰功高之慮退无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乱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

兵陣未交越巳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勦著臣国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弃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鋭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万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礼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眾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

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
須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布毒
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
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
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
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
尚書令垂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
靽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
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乱必死不出年
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
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
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眾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
為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
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為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

諸將曰苻丕窮寇必守死不降丁零叛擾乃我腹心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慕容暐為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為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勑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

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乗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
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
城奔于幷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髙句驪復遼東
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即尊號具典儀脩郊燎
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僣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
官繕宗廟社稷立寳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
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司隷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
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皝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
議以堯母妣位第三不以貴陵妾媵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
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
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
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寳守中山率諸將南攻
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

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
厚撫之為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
惣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
大將軍 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録留臺尚書事
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為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
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
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尚書郎婁會上䟽曰
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
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国家亦昧利於其間
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乱而変其化故能杜豪
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
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
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
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

兵精咸諫不宜济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從
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
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王慕容鎮驍騎慕
容国於黎陽津夜濟辟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
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
子釗所統七郡户二万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户
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
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
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
騎七万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
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万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
入自壷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
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大井關至于壷壁永率精卒五万
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壷壁之南農楷分爲二

翼慕容国伏千兵于深澗与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国
發伏兵馳断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
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買鞠等潛為內應垂進
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
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万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
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南攻廩丘陽
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
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与慕容麟等率衆八万伐
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万八千為寶後継魏聞寶將至徙往
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大風黒氣狀若隄防
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
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万
為後殿以御非常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游獵俄而黄霧四塞
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与德等數千騎奔免士

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乗車軸无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乗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与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万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慙憤歐血因而寢疾乗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謚成武皇

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載記第二十三

晉書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偽位大赦境内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傉官偉為太師左光祿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揔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

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弱不慧魏伐幷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於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逍還寶引群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彊盛千里轉鬭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保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彊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敝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

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
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銳乃遣
征北隆夜襲魏軍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
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
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軍所及
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
慕容晧謀殺寶立慕容麟晧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晧晧
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
精謀率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
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幷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
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
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
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
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

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尒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

止會聞之弥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十
餘人分襲農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
誅會誘而安之潜使左衛慕輿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
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
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
襲會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
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
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
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
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
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
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
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
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

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輿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輿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謚寶惠

愍皇帝廟號烈宗鋭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為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

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叚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佷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

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偽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眾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怗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眾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為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

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撾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闚闟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群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秘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

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至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鄉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

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内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疏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于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群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乱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

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柰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

其家被誅也擁三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
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
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
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
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
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群臣皆曰
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
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勍曰旱摠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
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
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旱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
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録其忠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
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
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
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

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秦輿子興段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

歲隆安五年也【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
難諸王多被其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
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
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
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
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
熙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輿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
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年曰光始改北燕
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
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
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
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
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

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内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

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克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躰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絶久而乃蘇大斂旣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内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韡中有弊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

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萬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諡昭文皇帝並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滅初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謡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沉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貴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乱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俳佪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群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

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劒
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謚惠懿
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内懷懼故寵養壯士以
爲腹心離班桃仁等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
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而朝
屢改艱虞靡自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
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
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英
雄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
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
之功句踐紿吴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

西隣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

蕭牆内憒勍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宜其符文

武不墜韜光而夷儺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

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悦於匡牀玄妻之姿見奇於

髽眞髽湯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

怨嗟於蕞壤宗祀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

興道明列列鞭笞豪傑埽燕夷魏剑屠永滅大盜潜移鴻名遂竊

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逭

載記第二十四　晉書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五　晉書百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
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
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
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
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
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
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
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
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
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
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
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

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遲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
烏遲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
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
曜懼而遷于麥田无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
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
撫衆劒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
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
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
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
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
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
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
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
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

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埿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

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于六泉高平鮮卑没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没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子公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

差遂迁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跋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没弈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没弈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黄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

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輿所殺乃還師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彈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劒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遁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懲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彈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巳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瑥爲吏部尚書

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循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亦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陳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戸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万將伐

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迩將鼓復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勑勃爲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彈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鸇

武允吾三城俘獲万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内率戶五千自魏降乹歸乹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万伐之入自南安峽乹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乹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乗機藉筭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且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乹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乹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乱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負乗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

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君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懷玄德南奔荊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脣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菀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菀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

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万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内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盤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乱將始乃招結諸部二万七千築城于嵻峎山以據之熾盤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万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

係聖人今見衆三万足可以彊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
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
乹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
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
爲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
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乹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
南安隴西諸郡徙二万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
更爲邊害遣使署乹歸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
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乹歸方圖河右權
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
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万而還
又攻剋興别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
川三千餘戶于譚郊乹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
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乹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

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谿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嵻峎南山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

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戸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万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万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抜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栁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万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万襲樂都禿髮武

臺馮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
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從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万餘戶于
抱罕傉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
之熾磐既兼傉檀兵彊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
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衞匹逵爲河
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弥
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㴩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
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
蒙遜聞曇達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
率騎一万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
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于抱罕令其安
東木弈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
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
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弈于西

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
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
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万降
於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
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
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
馬六万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
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
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
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
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
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衛
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
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漒川羌三万餘戶皆安堵如故元

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胡亡肆禍封域無紀干戈且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潜斷俘視羆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崤函之奥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儁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會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

遺迹盜亦有道乎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万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万泥曰頗有見不万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万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

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
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跋讌羣僚忽有血流其左臂
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爲其幸臣
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
豎埶力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奮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
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乱埽清
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辞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
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
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
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
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
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
子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

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万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万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礼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韭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万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万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万泥遂奔白

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万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群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万泥欲降乳陳按劒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万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

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弗勤宜
肆諸朝市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
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
肅然請賕路絕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
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
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
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
其女歸于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眞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
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
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
成周刀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
人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
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傜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
命尚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

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閒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絶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衞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礼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䰟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于道跋爲

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
中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礼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
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
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
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
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犬禍
將勃乱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迩具瞻諸弟並封列侯
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妖
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
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
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劒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
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
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

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乱
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寔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絶諷誦
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
闡斯文可營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程崇爲博士郎
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乱投於
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蝚蠕斛律爲其弟
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
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万
里又無内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
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
矣得達勑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万陵率騎三
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黒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
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蝚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四
羊万口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

六合而聘使斷絶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還前使脩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麗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

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
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
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
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
建也及為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
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已率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丘百姓
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
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
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
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
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
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
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

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兹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虜亦懷沉筭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爲我多難

載記第二十五　晉書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脩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脩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烏孤乃

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

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傉檀爲直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儁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黃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

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
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
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爲呂纂
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爲涼
州牧鎮西平追傉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
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
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号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
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
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
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
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
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
言萬代之通式何必亂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

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漠口既踰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傉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傉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男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群臣勸進以隆安五年

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崘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袵无冠冕之儀遷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无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縻之如其敵彊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傉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傉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群下曰吾无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惟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无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无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暠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

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從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
離叛所以斬將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
為无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无以立宜
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
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
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
之曰本期与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
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
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
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
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
離公衡之戀豈忘之利鹿孤為之流涕遣傉檀文攻呂隆呂松
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傉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
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

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蕞爾敢距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傉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礼徙顯美麗靳二千餘户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為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許之呂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崘曰今姑臧饑荒殘敝穀石万錢野无青草資食无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為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崘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傉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

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謚曰康王弟傉檀嗣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盤爲質後熾盤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盤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盤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傉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傉檀

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
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
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
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
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傉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
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為
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
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
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
陛下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傉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
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傉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傉檀
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
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傉檀為使持節都督
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

故鎮姑臧傉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胥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暠聘于姚興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

遐被涼州猶在天綱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群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与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傉檀讌群寮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傉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礼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録記室事傉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傉檀率騎二萬運

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傉檀又与赫連勃勃
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傉檀與數騎奔南山幾
爲追騎所得傉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
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傉檀於北城
惟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
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
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
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
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傉檀悉誅之姚興以傉檀外
有陽武之敗内有邊梁之乱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
宗論六國從横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
敗機變无窮辞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略名教者不必
華宗夏士撥煩理乱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
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

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穨傉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傉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遺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彊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踧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傉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

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傉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脩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

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可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鏁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户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傉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隷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

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傉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群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傉檀遣其大子武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傉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

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從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
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
道旋師必指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
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
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
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
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文荒酒慢諫不䘏政事傉檀
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
而訓之使改往脩來傉檀乃召文支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
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
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庶事
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
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
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

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
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
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户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傉檀以太
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
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
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
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
孤將略地卿无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内外俱窘事
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
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无使失墜
傉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
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
聚國人於内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万全武
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

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言熾磐不道人神同憤
愷等進則荷恩重迁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
自効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
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
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无所赴也卿
等能与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尓歸熾
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
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中軍紇勃後軍洛
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
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无所容其身何其痛也
蒙遜与吾名齊年此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与其聚
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户
垂一万蒙遜方招懷遐迩存亡繼絶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与尼
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

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乱但忠孝之義義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礼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傉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万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

為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謚景王武臺後亦為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彊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乗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彊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傉檀承累捷之鋭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算无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斃地奪於蒙遜勢衄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傉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群虜開疆河外凊氛西土傉檀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頹聲

載記第二十六　　　　晉書百二十六



[illegible]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愼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衞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国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柰何

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
於會稽終獲吴国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
喪敗宜乘其斃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
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
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万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
三祖積德遺詠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
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既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群竪從横
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
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
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决矣遂從
之垂臨終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
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
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揔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
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别駕韓諄進曰

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脩敵來无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无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别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内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幷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

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
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
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
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
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
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
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
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
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
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
万車二万 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
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
焉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
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

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己瑞及此潛謀為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无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

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
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国之難實
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
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无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
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羡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万來
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
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環初符登既為姚興所滅
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保會熒惑守東井
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
介于晉魏之間地无十城衆不過数万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
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
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與德
親率師於後作乱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
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内德將攻之

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国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畏其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開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一万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彊敵退无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嶮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无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国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餘戶餘十万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国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国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

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内
也德猶豫未决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
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
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
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
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无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
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騎二万擊之德
進據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餘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万餘人德
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
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
周光武鳳起於絶漢斯葢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
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體
乱淄川太守東征勦絶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
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

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无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万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劒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僕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取滅必无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

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
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
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輿拔爲
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
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
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讌其群
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
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
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
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
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无戲言忠臣无妄對今日之論
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
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
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

生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礼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礼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礼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无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鹽官于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黃

琛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
隱憩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
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
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国耻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楊越為鴟鴞
之林三京社稷鞠為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
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蚍弗翦封豕
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无卒歲之
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迁萌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
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寍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
今群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国瑕釁深宜審量虛實
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為雪耻討寇之資退為山河
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
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為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
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萌正其編貫庶上增皇

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国兵資之用若蒙採納異裨山海雖遇商
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辞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
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諶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
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户五万八千諶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
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
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
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辞奮談天之逸辯指
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
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
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
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
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
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荅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
西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獨无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

此柰何復尔始日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国邪行刑者以刀鋸築之仰視日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内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无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无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内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乱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戸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万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万可以西并蠶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无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桀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迩既寧物无異望非但建鄴難

屠江北亦不可㝵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与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不遑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舉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万車一万七千乘鐵騎五万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无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万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万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

汝既无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尒恶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

載記第二十七　　晉書百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八　晉書百二十八

御撰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孚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

毋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要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

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
隙漸搆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
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王
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
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
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
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
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
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
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
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
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幷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
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
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諄切諫

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
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為
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
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
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馭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
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脩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
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
大辟之科肉刑者乃經之先聖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
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
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叅考舊事依呂
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
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
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
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

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毋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因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乱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廻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申於万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

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京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

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変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
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悦延
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
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
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
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
國連師郷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辞曰奉使之始實願交
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
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
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
鼠而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
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
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
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

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遣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諄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没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專揔朝政兄歸為冠軍常山公叔父頹為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縣賞待動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

女十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王上旣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

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
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
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
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
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
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
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
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
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
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
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遑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
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
六軍身先奔敗君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
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

還者猶有數万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横勢成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隷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暱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

燕人絶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
姚興乃遣其將姚强率步騎一万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
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强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
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
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臣禍難屬西朝多故
丹誠無効可謂天喪弊邑而賛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
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
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强左右勸超誅
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
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
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
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强之
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銑勸超
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

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劒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新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暐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簒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愽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朝憲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假僞之雄姿韞從横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劒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已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動戚離先緒俄頹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賛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載記第二十八　　晉書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

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无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為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業僣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

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彊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為酒泉太守蒙遜為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羇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為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為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為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与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

在恐部人不從与臣尅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
气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
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
執仇乎且州土兵乱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
吴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
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
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
軍田昂幽之于内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
業將王豊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
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豊孫言
既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
斬關内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
單飄一己爲貴門所推可見匄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与妻子相
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

征塞表儒素長者无他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記
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
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
署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
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
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礼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
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既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
乃遣建忠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
迁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迁挐私於
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
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
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
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

戶不粒食可蠲省百傜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
為西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躰而
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怪之乃盡歸其妻孥蒙遜下令曰養老乞
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礼英奇致時邕之美况孤寡德智
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群僚其各搜揚賢儁
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遣輔国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
将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
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
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乱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
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盤若于番禾不剋迁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
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
亦拜秃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
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為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
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

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賛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叅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為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為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為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

日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所能感之蒙遜率步騎三万伐秃髮傉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无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万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万攻朗尅而宥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挐為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挐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迁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

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
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
遜下書曰古先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拯
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狄虜傉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
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
啓處身疲甲胄躬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傉檀猶未授首傉檀弟
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
繼順惟傉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
清一之期無賒方散馬金山秣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
遜西如苕藋遣冠軍伏恩率騎一万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
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
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
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剥之運會拯遺黎
之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弥增將

刑獄枉濫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群望不繫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魋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万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黄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没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髪邊徼才非時儁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劔而起衆无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

據全楚之地擁荊揚之鋭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為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万龍驤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失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万龍驤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藋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龍驤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万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

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寃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爲李士業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群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按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絶於皇朝駮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迩寧泰宜肅振綱維申脩舊則蒙遜納

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亹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為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叙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為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恥之

兇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㵎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既逞僞績修宣挺茲姦數馳競當年

載記第二十九　　晉書百二十九

載記第三十　晉書百三十　御撰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内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諌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没弈于弈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

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
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
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
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
侯使助沒弈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衞辰部衆三万配之
使為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
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
乃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
及雜虜二万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崘獻馬八千匹于姚興
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万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沒弈
于而并其衆衆至數万義熙三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内建
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
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
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

書令叱以韃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尚書右
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万數千
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
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
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
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
時之雄関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
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
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
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
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
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
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
勃怒率騎二万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百餘里殺傷万餘人驅

掠二万七千口牛馬羊數十万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陜鑿凌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万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二万來伐勃勃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

馬万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万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万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敕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一万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万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

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
弈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
三万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万
五千獲戎馬二万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
禄勳徙其三千餘户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
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
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
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
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弈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
於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
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
乃赦其境内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領北夷夏
十万人於朔方水北黒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
下君臨万邦可以統万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

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
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
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
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
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
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
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
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
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
難匹夫猶恥爲之而況万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
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
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
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
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

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璝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尅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万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虵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蠢尔君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迩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吴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一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

嵩為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万餘人以其子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万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為侍中韜為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諶于雍城諶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荅裕裕覽

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絶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陜絶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万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

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瓚
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
召義眞東鎭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眞大掠而東
至於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瓚率衆三万追擊
義眞王師敗績義眞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
將軍蒯恩義眞司馬毛脩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
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
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
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
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
送于長安羣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乱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
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
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
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爲壇于灞上僭即

皇帝位赦其境内改元為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万攻
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
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礼勃
勃怒曰吾以国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
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
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
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
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万彼終
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
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万以宫殿大
成於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
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
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
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

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曆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郼氏用使金暉絶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絶曜未渝慶緜万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崐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組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尒王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万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鋭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万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弥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休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

風盖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當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曁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絶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秘室通遝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閬風之誇后土然宰司鼎臣君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

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万仞玄楝鏤楶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温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隨珠綷以金鏞雖曦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内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為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眞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湏弥之寶塔帝釋刀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壯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宮有侐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賔享方國群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絃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讃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辞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得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

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葉弥盛惟祖惟父克廣休
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
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
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芭上壤地跨勝形庶人
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神
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閱
飛軒雲垂温室嵯峨層城參差楹彫虬獸節鏤龍蝎瑩以寶璞飾
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以廠章義高靈臺美隆
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祕書監胡義周
之辞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
曰平朔門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
曰宣皇帝父衞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勃勃
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
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

而後斬之夷夏㘈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偽位尋為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凉遂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種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閒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闚闟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㘈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漠乘釁侵漁爰創宮宇易彼氊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載記第三十　　晉書百三十

[illegible]
平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跋

涵芬樓舊藏晉書有宋刊元明遞修本有元大德本原本均漫漶不宜影印又有明覆宋大字本版印俱佳以與他本不相合故舍去今均燬於兵火先是江南第一圖書館有宋刊小字本已遣工就照矣校閱至列傳某卷乃多所脫漏思覓更勝者以爲之代甘泉鄉人稿稱海昌蔣氏有宋刊小字本因浼友人蔣慰堂商之藻新孀丈慨焉許諾且以其書送滬開緘展讀覺雕印精絕心目爲爽惜缺載記三十卷行款與江南館本同用以補配可爲兩美之合是眞可繼馬班范陳之後矣武英殿本是史攷證多引宋本參訂故譌奪視他史爲少盧抱經嘗以帝紀

天文禮志與明南北監本汲古閣本及他書參
攷異同今略取其所校帝紀與是本相勘雖訛
文奪字爲盧氏所指者不能盡免而以校殿本
則仍有軒輊之別如帝紀一楚漢間司馬卬爲
趙將卬下注邛非今殿本正作邛又權果遣將
呂蒙西襲公安襲下注羽衍今殿本正有羽字
又太和元年下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魏興
下注二字今脫今殿本正脫此二字又凡攻敵
必（宋本誤必作二）扼其喉而搗其心搗下注
從木者譌今殿本正從木青龍元年下國以充
實焉焉下注今脫今殿本僅有國以充實四字
猶脫焉字青龍二年下關中多蒺藜藜下注毛
及音義俱不作藜下同今殿本正俱作藜青龍

三年下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輸於京師輸下注脱通志有音義音戍今殿本正脱輸字景初二年下帝固讓子弟官不受帝下注今脱今殿本正脱帝字嘉平三年下依漢霍光故事漢下注今脱今殿本正脱漢字帝紀二嘉平五年下帝乃勑欽督鋭卒趣合榆帝下注今脱今殿本正脱帝字正元元年下臣請依漢（宋本脱漢字）霍光故事依下注昔衍今殿本正有昔字景元四年下居守成都及備他境境下注郡非今殿本正作郡又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欣下注頎非今殿本正作頎又仍斷大政仍下注乃非今殿本正作乃又犯命陵正盧本陵作淩注當作陵今殿本仍作淩帝紀三泰始元年下罷

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吏下注今誤倒今殿本正作吏長又麒麟各一麒下注騏譌下同今殿本正俱作騏泰始六年賜大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差學生下注二字脫通志及毛本有今殿本正脫此二字泰始九年鮮卑寇廣甯下注甯譌今殿本正作甯咸寧三年下平虜護軍文淑討叛虜樹機能等並破之並下注今脫今殿本正脫並字太康元年下斬吴江陵督五延五下注王非五蓋子胥之後今殿本正作王延又剋州四剋下注毛克此從通志今作得譌今殿本正作得太康四年下牂柯獠二千餘落內屬柯下注牁譌下同今殿本正俱作牁太康六年下尚書褚䂮下注契譌音義䂮力灼反今殿本

正作契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己巳己下注今譌乙今殿本正作乙又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刻下注革譌今殿本正作革太宗贊驕泰之心因斯以起下注因而斯起譌今殿本正作因而斯起帝紀四永平元年得以眇身託于羣后之上眇下注從耳非今殿本正從耳光熙元年下九月頓丘太守馮嵩頓下注今譌穎今殿本正作穎帝紀五永嘉五年下勒寇豫州諸郡下注軍非今殿本正作軍永嘉六年下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盂城盂下注盆譌城下注盂城卽今山西之盂縣今殿本正作盆史臣贊爾乃取鄧艾於農璞（宋本作瑣）下注隙毛作瑣與璞同璞小人也案艾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司

馬懿奇之辟爲掾故云今殿本乃作隙帝紀七咸和三年下舟軍四萬次于蔡州下注洲案宋志蒲洲郁洲之類皆作州今殿本乃作洲咸和四年下李陽與蘇逸戰於柤浦柤下注側孤側加二反作祖譌今殿本正作祖帝紀九咸安二年下若涉泉水下注卽淵水作氷氷譌今殿本正作氷太元十八年下二月乙未又地震（宋本作地又震）乙下注己譌今殿本正作己帝紀十隆安元年下散騎常侍郭曆下注從麻譌今殿本正從麻其尤著者則帝紀五永嘉二年下劉元海寇平陽河東太守路述力戰死之盧氏謂太守失名是所見之本已佚路述二字矣凡此皆是本勝於殿本之處餘如天文志禮志亦

大率類是推之全書可以概見獨惜盧氏所校僅限此十六卷不然者宋刻之貴得盧氏而益彰且有時可以盧氏所校正宋本之失焉豈不懿歟海鹽張元濟